

T5750.17/3443a(10)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Some content  
obscured due to binding

因  
裝  
訂  
部  
分  
內  
容  
無  
法  
讀  
取

CHURCH OF THE HOLY TRINITY  
NEW YORK

1880

拍案驚奇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即下

李叅軍冤報生前



詩云

冤業相報

自古有之

一作受

天地無私

殺人還殺

白刃何疑

有如不信

聽取談資

話說天地間最重的是生命佛說戒殺還說殺一物要填還一命何況同是生人欺心故殺豈得無報所以律法上最嚴殺人償命之條漢高祖除秦苛法止留下三章尚且頭一句就是殺人者死可見殺人罪極重但陽世間亦有不曾敗露的無人知道那里正得許多法儘有漏了網的却不是死的人落得一死了所以就有陰報那陰報事也儘多却是在幽冥地府之中雖

是分毫不爽無人看見就有人死而復甦傳說得出來那口強心狠的人只認做說的是夢話自己不曾經見那里肯个个聽却有一等卽在陽間受着再生冤家現世果報的事跡顯著明載史傳难道也不足信還要口強心狠哩在下而今不說那彭生驚齊襄公趙王如意趕呂太后竇嬰灌夫鞭田蚡這還是道時哀鬼弄人又道是疑心生暗鬼未必不是陽命將絕自家心上的事發眼花灯花上頭起來的只說些明明白白的現世報但是報法有不同看官不嫌絮煩聽小子多說一兩件然後入正話一件是唐逸史上說的長安城南曾有僧日中求齋偶見桑樹上有一女子在那里採桑合掌問道女菩薩此間側近何處有信心檀越可化得一齋的麼女子用手指道去此三四里

有个王家見在設齋之際見和尚來到必然喜捨可速去僧隨他所指處前往果見一群僧正要就坐吃齋此僧來得恰好甚是喜歡齋罷王家翁姥見他來得及時問道師父像个遠來的誰指引到此僧道三四里外有个小娘子在那里採桑是他教導我的翁姥大驚道我這里設齋並不曾傳將開去三四里外女子如何知道必是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非凡女也对僧道且煩師父與其等同往訪這女則个翁姥就同了此僧去到了那邊那女子還在桑樹上一見了王家翁姥即便跳下樹來連桑籃丢下了望前極力奔走僧人自去了翁姥隨後起來女子走到家自進去了王翁認得這家是村人盧叔倫家里也走進來女子跑進到房裡掇張床來抵住了門牢不可開盧母驚怪他

兩個老人家趕着女兒問道爲甚麼王翁王姥道某今日家內設齋落末有個遠方僧來投齋說是小娘子指引他的某家做些功德並不曾對人說不知小娘子如何知道故來問一聲並無甚麼別故盧母見說道這等打甚麼緊老身去叫他出來就走去敲門叫女兒女兒堅不肯出盧母大怒道這是怎的起這小奴才作怪了女子在房內回答道我自不願見這兩個老貨也沒甚麼罪過盧母道隣里翁婆看你有甚不好意思爲兩躲着不出王翁王姥見他躲避得緊一發疑心道必有音異之處在門外着寔懇求必要一見女子在房內大喝道某年月日有販胡羊的父子三人今在何處王翁王姥聽見說了這句大驚失色急上走出不敢回頭一看恨不得多生兩隻腳飛也似的去了女子方開出門來盧母問道適纔的話是怎麼說女子道好叫母親得知兒再世前曾販羊從夏州來到此翁姥家裡投宿父子三人盡被他謀死了劫了資貨在家裡受用兒前生冤氣不散就投他家做了兒子聰明過人他兩人愛同珍寶十五歲害病二十歲死了他家裡前後用過醫藥之費已比劫得的多過數倍了又每年到了亡日設了齋供夫妻啼哭總算他眼泪也出了三倍多了見今雖生在此處却多記得前事偶然見僧化飯所以指點他這兩個是宿世冤仇我還要見他怎麼方纔提破他心頭舊事吃這一驚不小回去卽死債也完了盧母驚異打聽王翁夫妻果然到得家裡雖不知這些情頭曉得冤債不了驚怖恍惚成病不幾時兩個多死了看官你道這女兒

三生一生被害一生索債一生証明討命可不利害麼略聽小子胡謔一首詩云

採桑女子寔堪奇

記得爲兒索債時

導引僧家來乞食

分明追取赴陰司

這是三生的了再說个兩世的死過了鬼來報寬的這一件在宋夷堅志上說吳江縣三十里外因瀆村有个富人吳澤曾做個將仕郎叫做吳將仕生有一子小字雲郎自小即聰明劝孝應進士第預待補籍父母望他指日崢嶸紹興五年八月一病而亡父母痛如刀割竭盡資財替他追薦超度費了若干東西心裡只是苦痛思念不已明年冬將仕有个兄弟做助教的要到洞庭東山妻家去未到數里暴風打般七行不得暫泊在福善王廟下躲過風勢登岸間步望廟門半掩以見廟內一人着皂緋背子緩步而出却像雲郎助教走上前仔細一看元來正是他契了一大驚明知是鬼魂却对他道你父母曉日思量你不知賠了多少眼泪要會你一面不能勾你却爲何在此雲郎道見爲一事拘繫在此留連証对兒累極苦叔叔可爲我致此意于二親若要相見須親日到這里來乃可我却去不得嘆息數声而去助教得此消息不到妻家去了急還家來对兄嫂說知此事兩個人慟哭了一番就下了助教這隻原船三人同到廟前來只見雲郎已立在水邊見了父母奔到面前哭拜具述幽冥中苦惱之狀父母正要問他詳細說自家思念他的苦楚只見雲郎忽然變了面孔挺豎雙眉捩住衣衣大呼道你陷我

性命盜我金帛使我銜冤茹痛四十五年雖曾費耗過好此不  
性命却要還我今日決不饒你說罷便兩相擊搏滾入水中助  
教慌了嗚叫僕從及船上人多跳下水去撈救那太湖邊人多  
是會水的救得上岸還見將仕指手搥脚揮拳相爭到夜方定  
助教不知甚麼緣故却聽得適纜的說話分明曉得定然有些  
蹊蹺的陰事來問將仕感着眉頭道昔日壬午午間將仕虜騎  
破城一个少年子弟相投寄宿所資囊金甚多吾心貪其所有  
數月之後乘醉殺死盡取其貲自念冤債在身從壯至老心中  
長懷不安此見生子壬午定是他冤魂再世今日之報已顯然  
了自此憂悶不食十餘日而死這個兒子只是兩生一生被害  
一生討債却就做了鬼來討命比前少了一番又直捷些再聽

小字胡謔詩一首

冤魂投托原財耗

落得非傷作利禾

見女死亡何用哭

須知作業在生前

這兩件希奇些的說過至于那本身受害即時做鬼取命的就  
是年初一起說到年晚除夜也說不盡許多小子要說閒話不  
得工夫了說話的爲何還有一个正話看官小子先前說這兩  
个多是一世再世心裡牢牢記得前生以此報了冤仇還不希  
罕又有一个再世轉來並不知前生甚麼的遇着各別道路的  
一个人投些意思定要殺他誰知是前世冤家做定的天理自  
然果報人多猜不出來報的更爲直捷事兒更爲奇巧聽小子  
表曰來這本話却在唐貞元年間有一个河朔李生從年少時



齊力過人恃氣好俠不拘細行當與這些輕薄少年成羣作隊  
馳馬試劍黑夜時往來大行山道上不知做些甚麼不明不白  
的事後來家事忽然好了盡改前非折節讀書頗善詩歌有名  
于時做了好人了累官河朔後至深州錄事參軍李生美風儀  
善談笑由曉吏事又且廉謹明幹甚為深州太守所知重至於  
擊鞠彈碁博奕諸戲無不曲盡其妙又飲量儘大酒德又好比  
是宴會酒席沒有了他一座多沒興太守喜歡他真是時刻少  
不得的其時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自恃曾為朝廷出力與李  
抱真同破朱滔功勞甚大又兼兵精馬壯強橫無比不顧法度  
屬下州郡太守个个惧怕地威令心胆俱驚其子士真就受武  
俊之節官拜副大使少年驕縱倚着父親威勢也是个殺人不  
見血的屠夫一日武俊着他巡行屬郡真个是

轟天嚇地掣電奔雷喝水成冰驅山開路川岳為之震動草  
木盡是披靡深林虎豹也潛形村舍鷄犬多不樂

別郡已過將次到深州來太守畏懼武俊正要奉承得士真歡  
喜好效殷勤預先打聽他前邊所經過喜怒行徑詳悉開得刑  
郡多因倍宴的言語舉動每每觸犯忌諱不善承顏順旨以致  
不樂太守於是大具牛酒精治殺饌廣備音樂妻孥手自烹庖  
太守躬親陳設百樣整齊只等副大使來只見前驅探馬來報  
副大使頭踏到了但見

旌旗蔽日鼓樂喧天開山斧閃爍生光還帶殺人之血流  
是  
鎗藉藟出色猶聞磕腦之腥鐵鉞響琅玕只等悔氣人衝節

過銅鈴聲雜沓便無拚死漢逆前來蹂躪得地上草不生蒿  
腦得夢中魂也怕

士真既到太守郊迎過請在極大的一所公館裡安歇了登時  
酒筵頃程禮物攬將進來太守恐怕有人觸犯只是自家一人  
小心陪侍一應僚吏賓客一個也不召來典席士真見他酒殺  
豐美禮物隆重又且太守謙恭謹慎再無一個雜客敢輕到面  
前心中大喜道是經過的各郡再沒有到得這郡齊整謹飭了  
飲酒至夜士真雖是威嚴却是年紀未多興趣頗高飲了半日  
酒止得一個太守在面前唯喏趨承心中雖是喜歡竟得沒些  
韻味對太守道幸蒙使君雅意相待如此之厚欲盡歡于今夕  
只是我兩人對酌竟得小些高興再得一兩個人同酌助一助

酒四爲妙太守道做郡偏僻是少各流况兼懼副大使之威恐  
忤尊旨豈敢以他客奉陪宴席士真道飲酒作樂何所妨礙况  
如此各郡豈無嘉賓願得召來幫我們鼓一鼓典可以足效不  
然危伴寂寥雖見盛筵也覺吃不暢些太守見他說得在行想  
道別人鹵莽不濟事難得他恁地喜歡高興不要請得個不湊  
趣的人弄出事來只有李參軍風流瀟灑且是謹慎又會言談  
感蕪酒量又好除非是他方可中意我也放得心下第二個死  
使不得了想了一回方對士真說道此間是少額人可以佐副  
大使酒政止有候事參軍李某飲量頗洪其致亦好且其人善  
能恢諧談笑廣曉技藝或者可以賜他侍坐以助副大使雅興  
禹一不知可否未敢自尊仰祈尊裁士真道使君所舉必是妙

人召他來看太守呼喚從人速請李參軍來看官若是說話的  
人那時也在深州地方與李參軍一塊兒住着又有個未上先  
知之法自然攔腰抱住劈胸揪住勸他不吃得這樣呂太后筵  
席也罷叫他不要來了只因李生聞召雖是自覺有些精神恍  
惚却是副大使的鈞旨本郡太守命令召他同席明明是權舉  
他怎敢不來誰知此一去却似

猪羊入屠沽之

一步步來尋死路

說話的你差了無非叫他同去吃盃酒兒是個在行的人难道  
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他闖出禍來不成着官你聽若是冲撞了  
他惹出禍來這是本寺的事何足爲奇只爲不曾說一句白自  
的就送了性命所以可笑且待我接上前因便見分曉那時李  
參軍隨命而來登了堂望着士真跪拜上罷擡起頭來士真一

看便勃然大怒既召了來免不得賜他坐了李參軍勉強坐下  
心中悚懼狀貌益加恭謹士真越看越不快活起來看他柳拳  
裹袖兩眼睜得銅鈴也似一些笑顏也沒有一句問話也不說  
却像个怒氣填胸尋事發作的一般比先前竟改換了一個人  
了太守慌得無所措手足且又不知所謂只得偷眼來看李參  
軍但見李參軍面如土色冷汗淋漓身體顫抖上的坐不住連  
手裡拿的盃盤也只是戰戰乎掉下地來太守恨不得身子替  
了李參軍說着句把話發个甚麼喜歡出來便好爭奈一个似  
鬼使神差一个似失魂落魄李參軍平日枉自許多風標領袖  
談笑科分竟不知掉在瓜哇國那里去了比那泥塑木雕的多

得一味株連滿堂伏侍的人都慌得來沒頭沒腦不敢說一句話只冷眼瞧他兩個光景只見不多幾時士真像個忍耐不住的模樣忽地叫一声左右那里左右一駭人暴雷也似答應了一声若士真分付把李參軍拿下左右就在席上如鷹拿雁雀揪了下來聽令士真道且收那獄左右卽牽了李參軍衣袂付在獄中來回話了士真冷笑了兩声仍舊歡喜起來將前發典吃酒他也不說甚麼緣故來太守也不敢輕問戰上兢上的陪他酒散早已天曉了太守只這一出被他驚壞又恐怕因此惹惱了他連自己身子立不勾却又不見得李參軍觸惱他一些處正是不知一個頭惱叫那左右伏侍的人逐個盤問道你們傍觀仔細曾看出甚麼破綻來左右道李參軍自不曾開一句

口在那里觸犯了來因是衆人多疑心這個緣故却又不知李參軍如何便這般驚恐連身子多主張不作只是個顛抖七的太守道既是這等除非去問李參軍他自己家或者曉得甚麼來沖撞他故此先慌了也未見得太守說罷密地叫個心腹的祇候人去到獄中傳太守的說話問李參軍道昨日的事李參軍親甚恭謹且不曾說一句話原沒處觸犯了副大使副大使爲何如此發怒又且繫李參軍在獄李參軍自家可曉得甚麼緣故麼李參軍只是哭泣把頭搖了又搖不肯說甚麼出來祇候人又道是奇怪只得去告訴太守道李參軍不肯說話只是一味哭太守一發疑心了道他平日何等一個精細爽利的人今日爲何却失張失智到此地位真是難解只得自己走進獄中來問

他他見了太守想着平日知重之恩越哭得悲切起來太守忙問其故李參軍沉吟了半向嘆了一口氣拭眼淚說道多感君侯倦上垂問某有心事今不敢隱言問釋家有現世果報我道是感人的說話今日方知此語不虛了太守道怎見得李參軍道君侯不要驚怪某敢尽实相告某自幼貧無以自資衣食因恃有幾斤膂力好典俠士劍客往來每每掠奪里人的才帛以充已用時常馳馬腰弓往还大道上每日走过百來里路遇着单身客人便劫了才物归家一日遇着一个少年手挽皮鞭趕着一个駿騾背負着兩個大袋某見他沉重隨了他一路走去到一个山狗之墟左右巖崖萬仞被時日色將晚前無行人就把他尽力一推上落崖下不知死活因急趕了他這頭駿騾到了下處解開囊來一看內有繒線百餘匹自此家不得以稍贍自念所行非道因折了奔矢閉門讀書再不敢爲非遂出仕至此官位從那時算至今共凡二十七年了昨蒙君侯台旨召陪王公之宴初召時就有些心驚肉戰不知其由自料道決無他事不敢推辭及到席間灯下一見王公之貌正是我向日推在崖下的少年相貌一毫不異一拜之後心中慄場魂魄俱無曉得冤業見在面前了自然死在目下只消延頸待刃還有甚別話說的來幸得君侯知我甚深不敢自諱而今再無可逃敢以身後爲託不使吾暴露屍骸足矣說畢大哭太守也不肯慘然欲要放釋又無門路又想道既有此冤業恐怕到底難逃似信不信的且看怎麼太守叫人悄悄打聽副大使起身

了來報再伺候有甚麼動靜快來回話太守腰着一肚子鬼胎正不知葫蘆裡賣出甚麼藥來還替李參軍希冀道或者酒醒起來忘記了便好須臾之間報說副大使酒醒了即叫了左右進去不知有何分付太守叫再去探所只見士真剛起身來便問道昨夜李某今在何處左右道家副大使跪在郡獄士真便怒道這賊還在快梟他首來左右不敢稽遲來稟太守早已自探事的人狠狠過了太守大驚失色嘆道雖是他冤業却是我昨日不合牽虜出來害了他也好生不忍沒計奈何只得任憑左右到獄中斬了李參軍之首正是

閻王註定三更死

定不由人到四更

恨見得李參軍做了一世名流今日死于非命左右取了李參

軍之頭來士真跟前獻上取驗士真反跌把他的頭看了又看哈七大笑喝叫拿了去士真梳洗已畢太守進來參見心裡雖有此事恍惚却將做個不以爲意的坦然模樣又請他到自家郡齋赴宴逢迎之禮一發小心了士真大喜比昨日之情更加歡洽太守幾番要問他嗶嚕放次不敢輕易開口直到見他歡喜之上太守先起請罪道有句說話斗胆要請教副大使恕某之罪不嫌唐突方敢與副大使言士真道使君相待甚厚我典使君相與甚歡有話尽情直說不必拘忌太守道某本不才幸得備員叨轄此一郡副大使車駕來臨下察弊政寬不加罪恩同天地了昨日副大使酒間命某召他客助飲某屬郡衙小宴無佳賓可以奉歡宴者某愚不揣事私道李某善能飲酒故請

命召之不想李某愚戇不習禮法觸忤了副大使寔係某之大罪今副大使既已誅了李某李某已伏其罪不必說了但某心愚鄙竊有所未曉敢此上問不知李某罪起于何處願得副大使明白教他的過誤使某心下洞然且用誠將來之人曉得奉上的禮法不致舛錯寔爲万幸士真笑道李某也無罪過但吾一見了他便忿然激動吾心就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了心方釋然連吾也不知所以然的緣故使君但放心吃酒罷再不必提起他了宴罷士真歡然致謝而行又到別郡去了來這一番單單只結果得一個李參軍太守得他去了如釋重負背上也輕鬆了好些只可惜無端害了李參軍沒處說得苦太守說着獄中之言密地訪問王士真的年紀恰恰正是二十七步方知太行山少年被殺之年士真已生于王家了真是冤家路窄今日一命討了一命那心上事只有李參軍知道連討命的做了事也不省得不要說傍看的人那里得知這些緣故太守嘆嘆怪異坐臥不安了幾日因念他平日交契的分上又舉他陪客致致害了他只得自出家財殯葬了李參軍常把此段因果勸人教人不可行不義之事有詩爲証

冤債原從隔世深

相逢便起殺人心

改頭換面猶相識

再世冤家不用

相家驚奇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好

周經歷因好破賊

詩云

天命從來自有真

豈容奸術恣紛紜

黃巾張角徒生亂

大寶何曾到彼人

話說唐乾符年間上党銅鞮縣山村有個樵夫姓侯名元家道  
貧窮靠着賣柴為業已亥歲在縣西北山中採樵回來歇力在  
一個谷口傍有一大石巍然像幾間屋大侯元對了大石自言  
自語道我命中直如此辛苦嘆息聲未絕忽見大石岩然豁開  
如洞中有一老叟羽衣烏帽鬚髮如霜拄杖而出侯元驚駭急  
起前拜老叟道吾神君也你為何如此自古學吾術自能取富  
可隨吾來老叟復走入洞侯元隨他走去走得數十步豁然清



頭一路奇花異草修竹喬松又有碧檻朱門重樓複榭老叟引  
了侯元到別院小亭子坐了兩個童子請他進食食畢復請他  
到便室具湯沐浴進新衣一襲又命他冠帶了復引至亭上老  
叟命僮設席于地令侯元跪了老叟授以秘訣教方言多是變  
化隱秘之術侯元素性蠢蠢到此一听不忘老叟誠他道你有  
些小福分該在我至法中進身却是面有敗氣未除也要謹慎  
若圖謀不軌禍必喪生今且往去習法如欲見吾但至心叩石  
自當有人應門與你相見元因拜謝而出老叟仍令一童送出  
洞門既出來了不見了洞穴依旧是塊大石連樵採家火多不  
見了到得家裡父母兄弟多驚喜道去了一年多道是死于虎  
狼了幸喜得還在其實侯元只在洞中得一日家裡又見他服

裝華潔神氣飛揚只管盤問他他曉得瞞不得一一說了遂入  
靜室中把老叟所傳術法各行習熟不上一月其術已成變化  
百物役召鬼魅遇着草木土石念念有詞便多是步騎甲兵神  
通既已廣大傳將出去便有多人來扶從於是收好些鄉里少  
年勇悍的爲將卒出入陳旌旗鳴鼓吹宛然像個小國諸侯自  
稱曰夷聖設立官爵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將軍等器每到初一  
十五卽盛飾往謁神君神君每見必戒道切勿稱兵若必欲舉  
事須待天應侯元唯唯到庚子歲聚兵已有數千人了縣中恐  
怕妖術生變乃申文到上党節度使高公廵說他行徑高公令  
潞州郡將以兵討之侯元已知其事卽到神君廵問事宜神君  
道吾向已說過但當偃旗息鼓以應之彼見我不與他敵必不

亂攻切記不可交戰侯元口雖應着心裡不伏想道出我奇制之有餘且此是頭一番小敵若不能當抵後有大敵來將若之何且衆人見吾怯弱必不伏我何以立威炷來不用其言戎令党羽勒兵以待是夜潞兵離元所三十里據險扎營侯元用了術法潞兵望來步騎戈甲破滿山澤佩有些膽怯明日潞兵結了方陣前來侯元領了千餘人直突其陣銳不可當潞兵少却侯元自恃法術以爲无敵且叫拿酒來喫以壯軍威誰知手下之人多是不習戰陣身合之人毫無紀律侯元一個喫酒大家多亂搞起來潞兵乘亂大隊趕來多四散落荒而走剛剝得侯元一個帶了酒性急念不出咒語被擒住了送至上党死在潞州府獄重枷枷着圍七眾兵衛守天明看枷中只有灯台一個已不見了侯元却連夜遁到銅鞮徑到大石邊見神君謝罪神君大怒罵道庸奴不听吾言今日雖然幸免到底難逃刑戮非吾徒也拂衣而入洞門已閉上是塊大石侯元悔之无及虔心再叩竟不開了自此侯元心中所曉符咒漸七遺忘就記得的做來也不十分灵了却是先前相從這些党羽不知緣故聚着不散还推他爲主日恃其衆是秋率領了人在并州大谷地方劫掠也是效該滅了恰好并州將校偶然領了兵馬經過知道丁圍之數重侯元極了施符念咒一毫不灵被斬于陣党羽遂散不听神君說話果然沒個收場可見恃叛之事天道所忌若是得了道術輔佐朝廷如張留侯陸信州之類自然建功立業傳名後世若是萌了私意打点起兵謀反不曾見有妖術成

功的從來張角微側微二孫恩盧循等非不也是天賜的兵書  
法術畢竟敗亡所以平妖傳上也說道白猿洞天書後邊深戒  
着謀反一事的話就如侯元若依得神君分付後來必定有好  
處都是自家弄殺了事体本如此明白不知這些無主意的愚  
人住此清平世界還要從着白蓮教到地哨聚倡亂死而無怨  
却是爲何而今說一個得了妖書倡亂破殺的典看官听上所  
有詩爲証

蚤通武藝殺親夫

反獲天書起異圖

擾亂青州旋被戮

福兮禍伏理難誣

話說 國朝永樂中山東青州府萊陽縣有個婦人姓唐名賽  
兒其母少時夢神人捧一金盒上內有靈藥一顆令母吞之遂

有娠生賽兒自幼覺伶俐頗識字有姿色嘗剪紙人馬廝殺爲

兒戲年長嫁本鎮石麟街王元椿這王元椿弓馬熟開武藝精

通家道豐裕自從娶了賽兒貪恋女色每日飲酒取樂時七典

賽兒說些弓箭刀法賽兒又會肯自去演習戲耍光陰燃指不

覺陪費五六年家道蕭索衣食不足賽兒一日典丈夫說我們

枉自在恁忍飢受餓不若將後面梨園賣了買匹好馬幹些本

分求財的勾當却不快活王元椿听得說道賢妻何不早說今

日天晚了不必說明日王元椿早起來寫個出帳央李媒爲中

賣典本地財主賈包得銀二十餘兩王元椿就青州鎮上買一

匹快走的好馬回來弓箭腰刀自有揀個好日子元椿打扮做

馬快手的模樣典賽兒相別說我去便回賽兒說保重保重元

椿叫吉慙愧飛身上馬打一鞭那馬一道烟去了來到酸棗林  
是瑯琊後山止有中間一條路若阻住了不怕飛上天去王元  
椿只曉得這條路上好打劫人不想着來這條路上走的人只  
貪近都不是依良本分的人不便道白白的等你拿了財物去  
也是元椿合當悔氣却好撞着這一起客人望見褚連頗有些  
油水王元椿自道造化了把馬一拍攢風的一般前後左右俱  
跑過了見没人王元椿就扯開弓搭上箭飄地一箭射將來那  
客人裏有個叫做孟得看見元椿跑馬時早已防備拿起弓稍  
掙過這箭落在地下王元椿見頭箭不中煞住馬又放第二箭  
來孟得又照前掙過了就叫漢子我也回禮把弓虛扯一扯不  
放王元椿只听得弦响不見箭心裏想道這男女不會得弓馬  
的他只是虛張聲勢只有五分防備把馬慢慢的放過來孟德  
又把弓虛扯一扯口裡叫道看箭又不放箭來王元椿不見箭  
來只道是真不會射箭的放心起來不曉得孟德虛扯弓時就  
乘勢搭上箭射將來正對元椿當面說時遲那時快元椿却好  
擡頭看時當面門上中一箭從腦後穿出來翻身跌下馬來孟  
德趕上拔出刀來照元椿喉嚨連連架上几刀眼見得元椿不  
活了詩云

劍光動處悲流水

羽旆飛時送落花

欲寄蘭閨長夜夢

滿魂何自得還家

孟德與同夥這五六個客人說這個男女也是纏出來的不曾  
得手我們只好去罷不要擔誤了程途一夥人自去了且說唐

賽兒等到天晚不見王元椿回來心裡記掛白說道丈夫好不  
了事這早晚還不回來想必發市遲只叫我記掛等到一二更  
又不見王元椿回來只得關上門進房裡不脫衣裳去睡只是  
睡不着直等到天明又不見回來賽兒正心慌撩亂沒做道理  
處只聽得街坊上說道酸棗林殺死個兵快手賽兒又驚又慌  
來與隔壁賣豆腐的沈老兒叫做沈印時兩老兒說這個始  
末根由沈老兒說切不可把真話對人說大郎在日原是好人  
家又不慣做這勾當的又無証証只說因無生理前日賣個梨  
園得些銀子買馬去青州鎮上販賣身也只有五六錢盤纏銀  
子別無餘物且去酸棗林看得真實然後去見知縣相公賽兒  
就與沈印時一同來到酸棗林看見王元椿屍首賽兒哭起來

驚動地方里甲人等都來說得明白就同賽兒一千人卻到酸  
陽縣見史知縣相公賽兒照前說一遍知縣相公說必然是強  
盜劫了銀子并馬去了你且去殯葬丈夫我自去差人去捕緝  
強賊拏得着時馬與銀子都給還你賽兒同里甲人等拜謝史  
知縣俱回家裡來對沈老兒公婆兩個說虧了乾爺乾娘瞞到  
瞞得過了只是衣衾棺柩無從置辦怎生是好沈老兒說道大  
娘子後面園子既賣與買家不若將前面房子再去戲典他几  
兩銀子來殯葬大郎他必不推辭賽兒就央沈公沈婆同到買  
家一頭哭一頭說這緣故買包見說也哀憐王元椿命薄說道  
房子你自住着我應付你飯米兩擔銀子五兩待賣了房子還  
我賽兒得了銀米急忙買口棺木做些衣服來酸棗林盛貯王

元椿屍首了當送在祖墳上安厝做些羹飯看匠人攢砌得了時急上收拾回來天色已又晚了與沈公沈婆三口見取舊路回家來到一個林子裡古墓間見放出一道白光來正值黃昏時分照耀如同白日三個人見了喫這一驚不小沈婆驚得跌倒在地上攜賽兒與沈公還耐得住兩個人走到古墓中看這道光從地下放出來賽兒隨光將根竹杖頭兒拄將下去拄得一柱這土就似虛的一般脫將下去露出一個小石匣來賽兒乘着流白光看裡面時有一口寶劍一副盛甲都叫沈公拿了賽兒扶着沈婆回家裡來吹起燈火開石匣看時別無他物止有抄寫得一本天書沈公沈婆又不識字說道要他做甚麼賽兒看見天書卷面上寫道九天玄元混世真經傍有一詩詩云

唐唐女帝州

賽比玄元訣

兒戲九環丹

收拾朝天闕

賽兒雖是識字的急忙也解不得詩中意思池公兩口兒辛苦了打熬不過別了賽兒自回家裡去睡賽兒也闕上了門睡方纔合得眼夢見一個道士對賽兒說上帝特命我來教你演習九天玄旨普救萬民與你夙緣未了輔你做女帝醒來猶有馥馥香風記得且是明白次日賽兒來對沈公夫妻兩個備細說夜裡做夢一節便道前日得了天書恰好又有此夢沈公說却不怪哉有這等事元來世上的事最巧賽兒與沈公說話時不想有個玄武廟道士何正寅在隔壁人家誦經備細聽得他就起心因日常裡走過看見賽兒生得好就要乘着這機會來騙

他曉得他與姚家公婆往來故意不走過沈公店裡倒大寬轉  
往上頭走回玄武廟裡來獨自思想道帝至非同小可見騙得  
這個婦人做一處便死也罷當晚置辦些好酒食來請徒弟董  
天然姚虛玉家童孟靖王小玉一處坐了同喫酒這道士何正  
寅殷富平日裡作聰明做模樣今晚如此相待四個人心疑齊  
說道師傅若有用着我四人處我們水火不避報答師傅正寅  
對四個人悄悄的說唐賽兒一節的事要你們相幫我做這件  
事我自當好看待你們決不有負四人應允了當夜盡歡而散  
次日正寅起來梳洗罷打扮做賽兒夢兒裡說的一般齊齊整  
整且說何正寅如何打扮詩云

秋水盈盈玉絕塵

舊星間推碧輪中

不求金鼎長生藥

只戀桃源洞裏春

何正寅來到賽兒門首咳嗽一聲叫道有人在此麼只見布幕  
內走出一個美貌年少的婦人來何正寅看着賽兒深深的打  
個問訊說貧道是玄武殿裡道十何正寅時夜夢見玄帝分付  
貧道說這里有個唐某當爲此地女主人常輔之汝可急急去  
講解天書共成大事賽兒聽得這話一來打動夢裡心事二來  
又見正寅打扮與夢裡相同三來見正寅生得聰俊心裡也歡  
喜說師傅真天神也前日送喪回來果然掘得個石匣盛甲寶  
劍天書奴家解不得望師傅指迷請到裡邊看賽兒指引何正  
寅到草堂上坐了又自去與沈婆來相陪賽兒忙來到厨下點  
三盞好茶自托個盤子拿出來正寅看見賽兒尖鬆七雪白一

雙手春心搖蕩說道何勞女主親自賜茶賽兒說因家道清之  
女使伴當都逃亡了故此役人用正寅說若要小厮貧道着兩  
個來服事再討大些的女子在裡面用又見沈婆在傍邊想道  
世上虔婆無不愛財我與他些甜頭滋味就是我心腹怕不依  
我使喚就身邊取出十兩一錠銀子來與賽兒說央乾爺乾娘  
作急去討個女子如少我明日再添只要好不要計較銀子賽  
兒只說不消得沈婆說賽娘你權且收下待老拙去尋賽兒就  
收了銀子入去燒炷香請出天書來與何正寅看却是金書玉  
篆籀畧兵机正寅自幼曾習舉業曉得文把看了面上這首詩  
偶然心悟說女主解得這首詩麼賽兒說小曉得正寅說唐唐  
女帝州頭一字是個唐字下句頭上兩字說女主的名

字末句頭上字是收字說收了就成人事賽兒破何道點破机  
心裡癢將起來說道萬望師傅扶持若得成事時死也不敢有  
忘正寅說正要女主擡舉如何恁的說又對賽兒說天書非同  
小可飛沙走石驅逐虎豹變化人馬我和你日間演習必致疎  
漏不是要慮况我又是出家人每日來往不便不若夜間打扮  
看平常人來演習到天明依先回廟裡去待法術演得精熟何  
用怕人賽兒與沈婆說師傅高見賽兒也有意了巴不得到手  
說不要遲慢了只今夜便請起手正寅說小道回廟裡收拾到  
晚便來賽兒與沈婆相送到門邊賽兒又說晚間專等不要有  
悞正寅回廟裡對徒弟說事有六七分了只今夜便可成事  
我先要董天然王小玉兩個只扮做家裡人模樣到那旦務



要小小心在意隨機應變又取出十來兩碎銀子分與兩個面  
次天喜地自去收拾衣服箱籠先去賽兒家裡來到王家門首  
叫道有人在這裡麼賽兒知道是正寅使來的人就說道你們  
進裡面來二人進到堂前歇下担子看看賽兒跪將下去叫道  
董天然王小玉叩奶上的頭賽兒見二人小小心又見他生得俊  
俏心裡也欢喜說道阿也不消如此你二人是何師傅使來的  
人就是自家人一般領到廚房小側門打掃鋪床白來拿個籃  
種到市上用白己的碎銀子買些東西無非是雞鶩魚肉時鮮  
菓子點心回來賽兒見天然拿這許多物事回來說道在我家  
裡怎麼叫你們破費是何道理天然回話道不多大事是師傅  
分付的又去拿了酒回來到厨下自去整理要些油醬柴火奶

奶不離口不要費見費一些心看看天色晚了何正寅備巾便  
服扮做平常人先到沈婆家裡請沈公沈婆喫夜飯又送二十  
兩銀子與沈公說凡百事要老爹老娘看取後日另有重報沈  
公沈婆自暗裡會意道這賊道來得蹺蹊必然看上賽兒要我  
們做脚我看這婦人日裡也騷托托的做妖撒妖捉身不住我  
不應承他兩個夜裡演習時也自要做出來我落得做人情騙  
些銀子夫妻兩個回覆道師傅但放心賽娘沒了丈夫又無親  
人我們是他心腹凡百事奉承只是不要忘了我兩個何正寅  
對天說誓三個人同來到賽兒家裡正是黃昏時分關上門進  
到堂上坐定賽兒自來陪侍董天然王小玉兩個來擺列菓子  
下飯一面盪酒出來正寅請沈公坐客位沈婆賽兒坐主位正

寅打橫坐沈公不肯坐正寅說不必推辭各人多依次坐了喫  
酒之閒不是沈公說何道好處就是沈婆說何道好處兼人些  
風情話兒打動賽兒賽兒只不做聲正寅想道好便好了又是  
要個殺着如何成事就裡生這計出來原來何正寅有個好本  
錢又長又大道我不賣弄與他看如何動得他此時是十五六  
天色那輪明月照耀如同白日一般何道說好月畧行一行再  
來坐沈公衆人都出來堂前黑地裡立着看月何道就乘此机  
會走到女牆邊月亮去處假意解手扭起那物來拿在手裡攢  
康賽兒暗地裡看明處最是明白見了何道這條物件攢上垂  
垂甚是長大賽兒夫死後曠了這幾時思想動火恨不得搶了  
遇來何道也沒奈何只得按往再來邀坐說話閒兩個不時要  
个情眼兒又冷看一看別轉頭暗笑何道就假裝個要吐的模  
樣把手拴着肚子以疼的要不得光景沈老兒夫妻兩個會意  
說道師傅身子既然不好我們散罷了師傅胡乱在堂前權歇  
明日來看師傅相別了自去不在話下賽兒送出沈公急忙關  
上門畧上溫存何道了就說我入房裡去便來一逕走到房裡  
來也不閉門就脫了衣服上床去睡意思明是叫何道走入來  
不知何道已早緊上跟入房裡來雙膝跪下道小道該死冒犯  
花魁可憐見小道則個賽兒笑着說賊道不要假小心且去拴  
了房門來說話正寅慌忙拴了房門脫了衣服上床來尚自  
叫女玉不迭詩云

綉枕鴛衾疊紫霜

玉樓並臥香衾床

今宵別是陽臺夢

滋味難離別不長

且說二人做了些不伶不俐的事說上說些知羞的話那里管  
天曉日高還不起身董天然兩個早起來打點面湯早飯齊整  
等着正寅先起來穿了衣服又把盥來替賽兒塞着肩頭說再  
睡七起來開得房門只見天然托個盤子拿兩盞果湯過來正  
寅拿一盞放在桌上拿一盞在手裡走到床頭傍着賽兒口叫  
女主喫早湯賽兒撒妖擡起頭來喫了兩口就推與正寅喫正  
寅也喫了几口天然又走進來接了碗去依先扯上房門賽兒  
說好個伴當百能百俐正寅說那龍下是我的家人這個是我  
心腹徒弟特地使他來伏侍你賽兒說這等難爲他兩個又摸  
索了一回賽兒也起來只見天然就拿看面湯過來叫奶奶面  
湯在這里賽兒脫了上蓋衣服洗了面梳了頭正寅也梳洗了  
頭天然就請賽兒喫早飯正寅又說道去請間壁沈老爹老娘  
來同喫沈公夫妻二人也來同喫沈公又說道師傅不要去了  
這里人眼多不見走入來只見你走出去人要生疑且在此再  
歇一夜明日要去時起個早去賽兒道說得是正寅也正要如  
此沈公別了自過家裏去話不細煩賽兒每夜與正寅演習法  
術符咒夜來曉去不兩個月都演得會了賽兒先剪些紙人紙  
馬來試看果然都變得與真的人馬一般二人且來拜謝天地  
要商量起手可不防街坊鄰里都曉得賽兒與何道兩個有事  
了又有一等齣開的就要在這里討用錢有首詩說這些開中  
人詩云

每日張魚又捕蝦

花街柳陌是生涯

昨宵點酒秦樓醉

今日幫閒進李家

爲頭的叫做馬綬一個叫做福興一個叫做牛小春還有幾個沒三沒四幫閒的專一在街上尋些空頭事過日子當時馬綬先得知了撞見福興牛小春說你們近日得知沈荳腐隔壁有一件好事麼福興說我們得知多日子馬綬道我們捉破了他賺些泔水何如牛小春道正要來見阿哥求帶挈馬綬說好便好只見一件何道那厮也是個了得的廣有錢鈔又有四個徒弟沈公沈婆得那賊道東西替他做眼一夥人幹這等事如何不做手脚若是毛團把戲做得不好非但不得東門反遭毒手到被他笑牛小春說這不打緊只多約几個人同去就不妨了

馬綬又說道要人多不打緊只是要個父兄上處我想陳林居此唐寶兒遠不上十來間門面他那里最好安身小牛割牛便可去約石丟兒安不着猪偏嘴朱百蘭一班兄弟明日在陳林家取齊陳林我須自去約他各自散了且說馬綬迨來石麟街來尋陳林遠上望見陳林立在門首馬綬走近前喚陳林深略一個陳林慌忙回禮就請馬綬來裡面客位上坐陳林說連日少會阿哥下顧有何分付馬綬將眾人要拿唐寶兒姦就要在他家裡安身的事備細對陳林說一遍陳林道都依得只一件這是被頭裡做的事兼有沈公沈婆我兩只好在外邊做手脚如何俟候得何道着我有一計王元恪在日此我結義兄弟彼此通家王元恪殺死時我也曾去送葬明日叫老妻去拜

寶兒若何道不在罷了又別改道理若在時打個暗號飛  
齊人去先把他大門開了不要大驚小怪替別人做飯等  
了他若是加意罷了若不如意就送兩個到縣裡去沒也詐  
有來此計如何馬綬道此計極妙兩個相別陳林送得馬綬  
出門慌忙來對妻子錢氏要說這話錢氏道我在屏風後都  
聽得了不必煩絮明日只晉去便了當晚過了次日陳林  
起來買兩個葷素盒子錢氏就隨身打扮不甚穿帶也自防  
備到時分馬綬一起前後各自來陳林家裡躲着陳林就打  
死錢氏起身起日却好沈公下鄉去取帳沈婆也不在只見  
錢氏領着挑盒子的小厮在後一運來到寶兒門首見沒人悄悄  
走上前直走到臥房門口正撞着寶兒與何道同坐在房裡  
說話寶兒先看見疾忙

迎出來迎着錢氏小厮見了錢氏假做不曉得也與何道萬福  
何道連忙還禮寶兒紅着臉氣塞上來舌帶聲盡指着何道  
說道這是我嫡親的堂兒自幼出家今日來望我又不想  
又起動老娘小厮正說話未了只見一個小厮挑兩個盒子進來  
錢氏對着寶兒說有幾個小厮子送來與娘子點茶就叫寶兒  
去出盒子要小厮先出盒子時顯不得錢氏被錢氏走到  
門首見陳林把嘴一嘗仍又忙走人來陳林就招呼眾人  
齊趨入寶兒家裡打門正要拿何道與寶兒不曉得他兩個  
妖術已成都遁去了那一夥人眼花撩亂倒把錢氏掣住  
口裡叫道快拿索子來先細了這淫婦就探倒在地下只見  
是個婦人那里曉得是錢氏元來眾人從來不認得錢氏只  
早晨見得

一見也不認得真錢氏在地喊叫起來說我是陳林的妻子陳林慌忙分開人叫道不是扯得起來時已自旋得蓬頭亂鬼眾人喫一驚叫道不是着鬼明七的看見賽兒與何道在這裡如何就不見了元來他兩個有化身法衆人不看見他七兩個明七看衆人亂竄只是暗笑半小看說道我們一齊各處去搜前七後七搜到厨下先拏住董天然柴房裡又拏得王小玉將係索子縛了甲在房門前柱子上問道你兩個是甚麼人董天然說我兩個是何師付的家人又道你快說何道賽兒躲在那裡直七說不問你事若不說時送你兩個到官你自去拷打董天然說我們只在厨下伏侍如何得知前面的事衆人又說道也沒處去眼見得只躲在家裡小牛說我見房側邊有個黑暗

的閣兒莫不兩個躲在高處待我擡梯子扒上去看何正寅所得小牛要扒上閣兒來就拿根棍子先伏在閣子黑地裡等小牛擡得梯子來步着閣兒日走不到梯子兩格上正寅照小半頭上一棍打下來小牛見打昏暈了就從梯子上倒跌不來正寅走去空處立了看小牛見醒轉來叫道不好了有鬼衆人扶起小牛來看時見他血流滿面說道梯子又不高扒得兩格怎麼就跌得這樣兇小牛說却好扒得兩格梯子上不知那里打一棍子在頭上又不見人却不是作怪衆人也沒做道理處錢氏說我見房裡床側首空着一段有兩扇紙風窻門莫不是裡邊還有藏得身的去處我領你們去搜一搜去看正寅所得說依先拿着棍子在這裡等只見錢氏在前陳林衆人在後一

齊走進來正寅又想道這花娘吃不得這一椀子等錢氏走近來伸出那一隻長大的手來撐起五指照錢氏臉上一掌打將去錢氏着這一掌叫聲阿也不好了鼻子裡鮮血奔流出來眼睛裡都是金圈兒又得陳林在後面扶得住不跌倒陳林道却不作怪我明七看人一掌打來又不見人必然是這賊道有妖法的不要只管在這里纏了我們帶了這兩個小厮送送到縣裡去罷眾人說我們被活鬼弄這一日肚裡也飢了做些飯吃了去見官陳林道也說得是錢氏帶着疼就在房裡打米出來去厨下砍飯石丟說着小牛喫打壞了我去做走到厨下看見風炉子邊有兩罈好酒在那里又看見幾隻雞在竈前丟兒又說道且殺了喫這里方要淘米做飯且說寶兒對正寅說你要

了兩次我又又要一要正寅說怎麼叫做又要寶兒說我你出你看石丟兒一頭燒着火錢氏做飯一頭拿兩隻雞來殺了破洗了放在鍋裡煮那飯也却好將次熟了養兒就扒些灰典雞糞放在飯鍋裏攪得勻了依先蓋了鍋雞在鍋裏正滾得好養兒又挽幾杓水澆滅竈裡火丟兒起去作活並不曉得竈底下的事此時家人也有在堂前坐的也有在房裡弄東西出來的丟兒就把這兩罈好酒提出來開了泥頭就兜一碗好酒先敬陳林吃陳林說衆位都不會吃我如何先吃丟兒說老兒先嘗一嘗隨後又敬陳林吃過了丟兒又兜一碗送馬緩吃陳林說你也吃一碗丟兒又領一碗正要吃時被寶兒劈手打一下連碗都打破寶兒就走一邊三個人說道作怪就是這賊道的妖

法三個說不要吃了留這酒待衆人來同吃衆人看不見寶兒  
寶兒又去房裡拿出一個夜壺來每罈裡傾半壺尿在酒裡行  
先蓋了罈頭衆人也不曉得衆人又說道雞想必好了且撈起  
來切來吃酒丟兒揭開鍋蓋看時這雞還是半生半熟鍋裡湯  
也不滾衆人都來埋怨丟兒說你不管灶裡故此雞也煮不熟  
丟兒說我燒滾了一會又添許多柴灼得好好了盪去不曉得怎  
麼不滾低倒頭去張龜裡時黑洞上都是水那裏有個火種丟  
兒說那個把水澆滅了竈裡火衆人說道終不然是我們夥裡  
人必是這賊道又弄神通我們且把厨裡見成下飯切些去吃  
酒罷衆人依次坐定丟兒拿了把酒壺出來裝酒不開罈罷了  
開來時滿罈都是尿騷臭的酒味林說我們三個吃時是噴香

的妙酒如何是德中必然那個來偷吃見淺了心慌擦汗錯拿  
尿做水倒在罈裡衆人鬼廝鬧賽見正貴兩個看了只是笑賽  
見對正貴說兩個人被縛在柱子上了一日了肚裡飢渴衆人不  
堂前我拿些點心下飯與他吃又拿些碎銀子與兩個來到桂  
邊傍着天然耳邊輕七的說不要慌若到官直說不要賴了吃  
打我自來收你中西銀子都在這里夫然說全望奶七救命寶  
兒丟了衆人說酒便吃不得了敗殺老吳且胡亂吃些飯罷丟  
兒廚下去盛飯都是黑烏臭的問也聞不得那里吃的說道又  
有這賊道的手了可恨這斯無理被他兩個侮弄這一日我們  
帶這兩個屎驚送去縣裡添差了人來拿人一起人開了門走  
出去只因裡面賤得多時了外面曉得是捉好看的老幼男婦



立滿在街上只見人叢裡縛着兩個俊俏後生又見陳村妻子  
跟在後頭只道是了一齊拾起磚頭土塊來口裡喊着望錢氏  
兩個道童亂打將來那時那里分得清潔錢氏被打得頭開額  
破救得脫一道烟逃走去了一行人離了石麟街逕往縣前來  
恰值樞公坐晚堂點卯衆人等跪了叩一齊跪過去稟知縣相  
公從沈公做腳寶兒正寅通姦妖法惑衆擾害地方情由說了  
一遍兩個正犯逃脫只拿得爲從的兩個董天然王小王送在  
這里知縣相公就問董天然兩個道童直說我不拷打你董天  
然答應道不須拷打小人只直說不敢隱情備細都招了知縣  
對衆人說這姦夫淫婦還留在家裡就差兵快頭呂山夏盛尉  
西帶領一千餘人押着這一千人忽拿正犯兩個小厮權且收  
斃呂山領了相公台旨出得縣門時已是一更時分與衆人  
讓道雖是相公立等的公事這等爲天黑地去那里敲門打戶  
驚覓他七又要遁了去怎生回相公的語不若我們且不要動  
動他去他門外埋伏等待天明拿了拿他衆人道說得是又請呂  
山兩個到熟的飯舖裡除些酒飯喫了都到寶兒門首埋伏迤  
沈公也不驚動他怕走了消息且說姚虛玉孟濟兩個在廟見  
說師仙有事恰好走來打所寶兒見衆人已去又見這兩個小  
厮問得是正寅的人放他進來把門閉好且去收拾房裡一個  
收拾厨下做飯喫了对正寅說這起男女去縣稟了必然差人  
來拿我與你終不成坐待死預先打點在這里等他那恁氣的  
來着秀手寶兒就把符咒紙人馬旗仗打點齊備了兩個自去

宿歇直待天明起來梳洗飯罷方叫孟清去開門孟清開得門  
只見呂山那夥人一齐踰入來孟清見了慌忙轉身望裡面  
跑口裡一頭叫賽兒看見兵快來拿人嘻七的笑拿出二三十  
紙人馬來望空一撒叫聲變只見紙人都變做彪形大漢各執  
鎗刀就裡面殺出來又叫姚處玉把小皂旗招動只見一道黑  
氣從屋裡捲出來呂山兩個還不曉得以管催人趕入來早被  
黑氣遮了不看見人賽兒是王元椿教的武藝儘去得被賽  
一劍一個都砍下頭來眾人見勢頭不好都慌了轉身奔跑前  
頭走的還跑了幾個後頭走的反被前頭的地位一時跑不脫  
賽兒說一不做二不休隨手殺將去也被正寅用棍打死了好  
幾個又去追趕前頭跑得脫的直喊殺過石麟橋去賽兒見家  
人跪遠了就在橋邊收了兵回來對正領親殺的雖然殺了走

的必去稟知縣那斯必起兵來殺我們我們不走先手近待何  
時就帶上盔甲交二三百紙人馬豎起七星旗號不招兵使人  
叫道願來投兵者同去打開庫藏分取錢糧財寶街坊遠近人  
因昨日這番都曉得賽兒有妖法又見變得人馬多了道是氣  
槩與旺城裏城外人喉極的齊來投他有地方豪傑方太康帶  
馬効真戴德如四人為頭一時聚起二三千人又搶得兩匹好  
馬來此賽兒正寅騎鳴鑼擣鼓殺到縣裡來說這史知縣所見  
走的人說賽兒殺死兵快一節慌忙請典史來商議時賽兒人  
馬早已搶入縣來拿住知縣典史就打開庫藏門搬出金銀來  
分給典史監裡放出董天然王小玉兩個其餘獄囚盡數放

願隨順的共有七八十人到中未時有四個人原是放響馬  
風聞賽兒有妖法都來拜願賽兒此四人叫做鄭貫王憲張天  
祿祝洪各帶小妾羅羅共有二千餘名又有四五十匹好馬賽兒  
見了十分欢喜這鄭貫不但武藝出眾更兼謀略過人來稟賽  
兒說道這是小縣僻在海角頭若坐守日久朝廷起大軍把青  
州口堵住了錢糧沒得來不須廝殺就坐困死了這青州府人  
民稠密錢糧廣大東據南徐文險北控渤海之利可戰可守兵  
貴神速來陽縣雖破敵青州府頗遠一日之內消息未到可乘  
此機會連夜去奪了權且安身養成精銳氣力完足可以債行  
賽兒說高見每人各賞元寶二錠四表祀權受都指揮說待取  
了青州自當陞賞重用四人去了賽兒就到後堂內請史知縣

徐典史出來說道本府知府是你至親你可與我寫封書只說

你縣小我在這裏安身不得要過東去打汶上縣必由府裡經  
過恐有疎虞特着徐典史領三百名兵快協同防守你若替我  
寫了我自厚贈盤纏送你家眷同送回去知縣即時不肯發賽  
兒逼勒不過只得寫了書賽兒就叫兵房吏做角公文把這私  
書都封在文書裡封筒上用個印信仍送知縣典史故監在衙  
裡賽兒自來調方太康昭馬効良戴德知四員驍將各領三千  
人馬連夜情上的到青州晏草波聽候袍響都到青州府東門  
策應又尋一個像徐典史的小卒着上徐典史的紗帽圍領等  
候賽兒又留一班投順的好漢協同正寅守着萊陽縣自選三  
百精壯兵快並董天然王小玉二人指揮鄭貫四名各與酒飯

了寶兒全裝披掛騎上馬領着人馬連夜起行了一夜來到  
青州府東門時東方纔曉城門也未開寶兒就叫人拿着這  
所文書朝城上說我們是萊陽縣差捕衙裡來下文書的守門  
軍就放下籠來把文書手上去又曉得是徐典史慌忙拿這文  
書逕到府裡來正值知府溫章坐衙就跪過去呈上文書溫知  
府拆開文書看見印信圖書都是真的並不疑忌就喚通文書  
軍說先放徐典史進來兵快人等且住着在城外守門軍須知  
府鈞語這來開門說道太爺只叫放徐老爹進城其餘且不要  
入去寶兒叫人答應說我們走了一夜纔到得這里肚飢了如  
何不進城去尋些喫三百人一齊都踰入門裡去五六個人怎  
坐攔得住一攬入得門就叫人把住城門一聲炮響那蔓草坡

的人馬都躡入府裡來填街塞巷寶兒領着這三百人真個是  
疾雷不及掩耳殺入府裡來知府還不曉得坐在堂上等徐典  
史見勢頭不好正待起身要走被方大趕上望着溫知府一刀  
連肩砍着一交跌倒在地下閉命又復一刀就割下頭來提在  
手裡叫道不要亂動驚得兩廊門隸人等尿流屁滾都來跪下  
康昭一撥人打入知府衙裡來只獲得兩個美妾家人并媳婦  
共八名同知通判都越牆走了寶兒就掛出安民榜子不許諸  
色人等搶擄人口財物開倉賑濟招兵買馬隨行軍官兵將都  
隨功功竟萊陽知縣典史不負前言連他家眷放了還鄉俱各  
抱頭鼠竄而去不在話下只見指揮王憲押兩個美貌女子一  
個十八九歲的後生這個後生比這兩個女子更又標致猷與

素兒紫兒問王憲道那里得來的王憲稟道在孝順街絨線舖  
裡蕭家得來的這兩個女子大的叫做春芳小的叫做惜上這  
小厮叫做蕭韶三個是姐妹兄弟寨兒就將這大的賞與王憲  
做妻子看上了蕭韶欢喜倒要偷他與蕭韶說你姐妹兩個只  
在我身邊服事我自看待你寨兒又把知府衙裡的兩個美妾  
紫蘭香嬌配與董天然王小玉寨兒也自叫蕭韶去宿歇說這  
蕭韶正是妙年好頭上帶些懼怕夜裡盡力奉承寨兒只要賽  
兒欢喜賽兒得意非常兩個打得熟了一步也離不得蕭韶那  
里記掛何正寅且說府裡有個首領官周經歷叫做周雄當時  
逃出府家眷都被寨兒軟監在府裡周經歷躲了幾日沒做道  
理處要保全老小只得假意來投順寨兒見寨兒下個禮說道

小官原是本府經歷自從奶上得了萊陽縣青州府愛軍階日  
入心悅服必成大事經歷去暗投明家眷俱蒙奶上不殺之恩  
周其自當傾心竭力圖効犬馬寨兒見他說家眷在府裡十分  
疑也只有五六分就與周經歷商議守青州府并取旁縣的事  
務周經歷說這府上倚滕縣下通臨海衛兩處為青州門戶若  
取不得滕縣與這衛就如沒了門戶的一般這府如何守得住  
實不相瞞這滕縣許知縣是經歷姑表兄弟經歷去必然說他  
來降若說得滕縣下了這臨海衛就如沒了一臂一般他如何  
支撐得住寨兒說若得如此事成與你同享富貴家眷我自好  
好的供養在這里不須記掛周經歷說道事不宜遲恐他那里  
做了手脚寨兒忙捉幾個什當一匹好馬就送周經歷起身周

經歷來到滕縣見了許知縣知縣吃了一驚道老兄如何走得  
來到這里周經歷將假意投順寨見寨見使來說降的話說了  
一遍許知縣回話道我與你雖是假意投順朝廷知道不是等  
閒的事周經歷道我們一面去約臨海衛戴指揮同降一面申  
聞合該撫按上可計取寨見日後復了地方有何不可許知縣  
忙使大去請戴指揮來見周經歷三個商議偽降計策定了許  
知縣又說我們先備些金表花礼羊酒去賀說離不得地方恐  
有疎失周經歷領着一行拿礼物的人來見寨見遞上降書寨  
見接着降書看了受了礼物偽降許知縣為知府戴指揮為  
指揮仍着二人各照舊守着地方戴指揮見了這偽降的文書  
既來見許知縣說寨見必然疑忌我們故用陽施陰奪的計策

許知縣說道貴衛有一班女寨小伯兒不若送去與寨見做謝  
礼就做我們裏應外合的眼目戴指揮說極妙就回衙裡叫出  
女使王奴蓮小伯頭見陳暢兒來說你二人是我心腹我欲送  
你們到府裡去做個反間細作若得成功陞官我都不耍你們  
自去享用富貴二人都歡喜應允了戴指揮又做些好錦綉鮮  
明衣服象帶縣衙各差兩個人送這兩班人來獻與寨見且看  
道歌童舞女如何詩云

舞袖香茵第一春

情歌婉轉貌超羣

劍霜飛起人星散

不見當年勸酒人

我見見人物標致衣服齊整心中歡喜都受了留在衙裡每月  
吹彈歌舞取樂且說寨見此正寅相別半年有餘時值冬半年

殘正寅欲要送年禮物與賽兒就買些奇異吃食蜀錦文葛金銀珍寶裝做二十小車差孟清同車脚人等送到府裡來世間手最巧也是正寅合該如此兩月前正寅娶去姦宿一個女子這女子苦言不從自縊死了怪孟清說是唐奶已起手的不可背本萬一知道必然見怪諫得激切把孟清一頓打得幾死却不料孟清仇恨在心裡孟清領着這車從未到府裡見案兒案兒一見孟清就如見了自家裡人一般叫進衙裡去安歇孟清又見董天然等都有好妻子又有錢財自思道我們一同起手的人他兩個有造化落在这里我如何能勾也同來这里受用自思量道何不將正寅在縣裡的所為說他一番倘或案兒歡喜留下在衙裡也不見得到晚案兒退了堂來到衙裡乘間叫過孟清問正寅的事孟清只不做聲賽兒心疑起問得緊孟清越不做聲問不過只得哭將起來案兒就說道不要哭必然在那里吃虧了實對我說我也不打發你去了孟清留意口裡咒着道說也是死不說也是死爺已在縣裡每夜挨去排門輪要兩個好婦人好女子送在衙裡歇標孩得緣的多歇幾日少不中意的一夜就打發出來又娶了個賣唱的婦人李文雲時常乘醉打死人每日又取輪坊的一百兩坐堂銀子百姓嗟怨思凡只怕奶已這里不敢兩月前蔣監生有個女子果然生得美貌爺已要姦宿他那女子不從逼迫不過自縊死了小人說奶已怎生看取我們別得半年做出這勾當來這地方如何守得住怪小人說將小人來甲已打得幾死半月扒不起來賽兒所

得說了氣滿胸脯頓着足說道這禽獸忘恩負義定要殺這禽  
獸絕出得這口氣盡天然并駭婦人那來功道奶上息怒只消  
取了老爺回來便罷寨見說你們不曉得這般事從來做事的  
人一差嫌隙不知斃并了多少如何好取他回來一夜睡不着  
次日來堂坐起問與周經歷說正寅如此淫頑不法全無仁義  
要自領兵去殺他問經歷回話道不知道話從那里得來的未  
細唐實倘或是反問也不可知地方廣大方纔取得人心未固  
如何輕易自相廝殺不若待周雄同個奶上的心腹去訪得的  
實任憑奶上裁處也不遲寨見道說得極是就勞你一行若訪  
得的實就與我殺了那禽獸周經歷又說道還得幾個同去纔  
好若周雄一個去時也不濟事寨見說令王憲董天然領一二

十人去又把一口刀與王憲說若這語是實你便取一  
獸的頭來違悞者以軍法從事又與鄭買一角文書若殺了何  
正寅你就權攝縣事一行人辭別了寨見取路望萊陽縣來周  
經歷在路上還恐怕董天然是何道的人假意與他說回去是  
奶上的心腹若這事不真謝天地我們都好了若有這話我們  
不下手時奶上要軍法從事這事如何處董天然說我那老爺  
是個多心的人性子又不好若後日知道你去訪他他必不  
恨美裡不着飯裡着倒遭他毒手若果有事不若奉法行事反  
無後患鄭買打着鼙鼓兒巴不得殺了何正寅他要權攝縣事  
周經歷見眾人都是爲寨見的不必疑了又說我們先在外邊  
訪得的確若要下手時我捋鬚爲號方可下手一行人入得城



門滿城人家都是咒罵何正寅的董天然說這話真了一行選  
入縣裡來見何正寅正寅大喇七坐著不爲礼貌看著董天然  
說拿得甚麼東西來看我董天然說來時慌慌不會備得另差  
人送來又對周經歷說你們來我這縣裡來何幹周經歷假小  
心輕七的說因這縣裡有人來告奶七說大人不肯容縣裡女  
子出嫁錢糧又比較得緊因此奶七著小官來稟上正寅听得  
這話拍案高聲大罵道淫賤婆娘你虧我奪了許多地方享用  
快活必然又搭上好的了就這等無恥你這起人不曉得事跡  
沒上下的王憲見不是頭緊七的幫着周經歷走近前氣息怒  
消停取個長便待小官好回話正寅又說道不取長便終不成  
不去回話周經歷把鬚一擦王憲就人嚷裡拔出刀來望何正

寅項上一刀早斫下頭來提在手裡說奶七只叫我們殺何正  
寅一個餘皆不問鄭貫就把權攝的文書來曉諭各人就何正  
寅先前強留在衙裡的婦人女子都發出着娘家領回輪坊銀  
子也革了滿城百姓無不歡喜衙裡有的是金銀任憑各人取  
了些又拿幾車好綾緞送到府裡來周經歷一起入到府裡回  
了話各人自去方便不在話下說這山東巡案金御中因失了  
青州府殺了溫知縣起本到朝廷兵部尚書接着這本是地方  
重務連忙轉奏朝廷朝廷就差總兵官付奇統兵馬副元帥兩  
個游騎將軍黎曉來道明充先鋒領京軍一萬協同山東巡撫  
部節度使楊汝待魁日進勦撲賊錢糧兵馬除本省外河南山西  
兩省任從調用付總兵帶領人馬來到都督府典楊巡撫一班

官軍說朝廷緊要擒拿唐寨兒一節楊巡撫說唐寨兒妖法通神急難取勝近日周經歷與滕縣許知縣臨海衛戴指揮許降我們去打他後面萊陽縣叫戴指揮許知縣從那青州府後面殺出來叫他首尾不能相顧可獲全勝楊巡撫說此計大妙付總兵執分五千人馬與黎曉充先鋒來取萊陽縣又調都指揮付總兵秀指揮六員高雄趙貴趙天漢崔球安宣郭謹各領新調來二萬人馬離萊陽縣二十里下寨次日在備廝殺郭買得了這個消息閉上城門連夜飛報到府裡來寨兒接得這報子就集各將官說如今付總兵領大軍來征勦我們我須親自領兵去殺退他着王憲董天然守着這府又調馬効良戴德如各領人馬一萬去滕縣臨海衛三十里內防備奪取的人馬就是

滕縣臨海衛的人馬也不許放過來周經歷暗地叫許說這人這等利害賽兒又調方大領五千人馬先行隨後賽兒自也領二萬人馬到萊陽縣來離縣十里就着個大營前後左右正甲五寨又置兩枝游兵在中營四下裡擺放炮角茨蓀鈴索齊整把轅門閉上造飯喫了將息一回就有人馬來衝陣也不許輕動且說黎先鋒領着五千人馬喊殺半日不見賽兒營裡動靜就着人來稟總兵如此如此付總兵同楊巡撫領一班將官到陣前來扒上雲梯看賽兒營裡布置整齊兵將猛勇旗幟鮮明戈戟光耀褐羅傘下坐着那個英雄美貌的女將左右立着兩個年少標致的將軍一個是蕭箭一個是陳鷄兒各拿一把小七星皂旗又有兩個俊俏女子都是戎裝一個是蕭惜七搵

有一口寶劍一個是王嬌蓮捧着一袋弓箭營前樹着一面七星玄天上帝皂旗飄揚飛繞總兵看得呆了走下雲梯來令先鋒高雄趙天漢崔球等一齊殺入去且看寨見如何詩云

劍光動處見玄霜

戰罷歸來意氣狂

堪笑古今妖妄事

一場春夢到高唐

賽兒就出了轅門令方大領着人馬也殺出來正好接着兩員將關不到三合寨見不慌不忙只裡念起咒來兩面小鬼旗招動那陣黑氣從寨裡推出來把黎先鋒人馬圍得黑洞洞的你我不看見黎曉慌了手脚被方大攔頭一方天戰打下馬來胸聚奔流高雄趙天漢俱被拿了付總兵見先鋒不利就領着敗殘人馬回大營裡來納悶方大押着胆高雄兩個解入寨裡見

賽兒寶兒監候在寨裡我回軍時發落便了賽兒又與方大

今日雖贏得他一陣他的大營人馬還不曾損折明日又來厮

殺不若趁他喘息未定衆人慌之時我們趕到必獲全勝留方

大守營令康昭爲先鋒賽兒自領一萬人馬怕上的趕到傅總

兵營前吶聲喊一齊殺將人去傅總兵只防賽兒夜裡來劫營

不防他日裡乘勢就來都慌了手脚廝殺不得傅總兵楊巡撫

二人騎上馬往後逃命二萬五千人殺不得一二千人都齊上

投降又拿得千餘匹好馬錢糧器械盡數搬回來到青州府

去了軍官有逃得命的跟着付總兵到都堂府來商議再欲起

奏另自添遣兵將楊巡撫說沒了三四萬人馬殺了許多軍官

朝廷得知必然加罪我們我雖得勝既許知縣是個清廉能幹

忠義的人與周經歷戴指揮委曲協同要保這地方無事都說  
計詐降而今周經歷在賊中不能得出許戴二人原在本地方  
不若密上取他來定有破敵良策付總兵慌忙使人請許知縣  
戴指揮到府計議要破費見一事許知縣近前輕省的共傳戴  
兵場巡撫二人說如此如此不出旬日可破費見付總兵說若  
得如此我自當保奏陞賞許知縣辭了總制回到縣裡與戴指  
揮各備禮物各差個的當心腹人來賀費見就通消息與周經  
歷却不知周經歷先有許了元來周經歷見蕭韶甚得費見之  
蕭又且乖覺聰明時上結議他做個心腹着實奉承他蕭韶不  
過意說我原是治下子民今日何當老爺如此看觀周經歷說  
你是奶上心愛的人怎敢怠慢蕭韶說道一家被害了奈何

偷生甚麼心受不心愛周經歷道不要如此說你如何者

右也是难得的蕭韶說姐上務了個響馬賊我雖在被窩裡也

只是伴虎眠有何心緒妹上只當得了頭我一家怨恨在何處

說周經歷見他如此說又說既如此何不乘机反邪歸正朝廷

必有酬報不然他日一敗玉石俱焚你是同衾共枕之人一發

有口准分了不要說被害冤仇沒處可報蕭韶道我也曉得事

休果然如此只是沒個好計脫身周經歷說你在身畔只消如

此如此外邊接應都在子我却把詐戴來的消息通知了他蕭

韶次喜說我且通知妹子做一路則個計議得熟了只等中秋

日起手後半夜點天燈為號周經歷就通這個消息與許知縣

戴指揮這是八月十二日的話到十三日許知縣戴指揮各差

能事兵快應捕各帶主兵軍官三四百人預先去府裡四散埋伏只听砲响策應周經歷拿賊許知縣又密令親子許德來紂周經歷十五夜放砲奪門的事都得知了不必說且說蕭韶姐妹二人來对王嬌蓮陳鸚兒通知外边消息他兩人原是戴家細作自然留心至十五日晚上賽兒就排筵宴來賞月飲了一回只見王嬌蓮來稟寨見說今夜八月十五日难得晴明更兼破了付總兵得了若干千粮人馬我等蒙奶上擡舉無可報答每人各要典奶上上寿王嬌蓮手執檀板唱一歌云

虎渡三江迅若風

龍爭四海競長空

光搖劍術和星落

狐兔潛藏一戰功

賽兒听得好生欢喜飲過三大杯女人都依次奉酒俱是不合

唱的就見王嬌蓮代唱衆人只要灌得賽兒醉了好行事陳鸚兒也要上寿寨兒又說道我吃得多了你們恁的好心每一人只吃一杯罷又飲了二十餘杯已自醉了又有歌舞起來輪番把盞灌得寨兒大醉寨兒就倒在位上蕭韶說奶奶醉了我們扶奶上進房裡去罷蕭韶抱住賽兒衆人齊來相幫扶進房裡床上去蕭韶打發衆人出來就替寨兒脫了衣服蓋主被拴上房門衆人也自去睡只有些謀知因的人都不睡只等賽兒消息蕭韶又恐假醉把燈剔得明亮仍上床來接住寨兒扒在寨兒身上故意着實耍戲寨兒那里得知被蕭韶舞弄得久了料弄外边人都睡靜了自想道今不下手更待何時起來慌忙再穿上衣服床頭拔出那口寶刀來輕七的掀開被來盡力朝着

賽兒項上剝下一刀來連肩斫做兩段寨兒醉得晃了一動也  
動不得蕭韶慌忙走出房來悄七討妹七王嬌蓮陳鸚兒說道  
賽兒被我殺了王嬌蓮說不要驚動董天然這兩個就暗去先  
殺他陳鸚兒道說得是拿着刀來敲董天然的房門說道奶七  
身子不好你快起來董天然所得這話就渴睡裡慌忙披著衣  
服來開房門不防備被陳鸚兒手起刀落斫倒在房門邊關命  
又伏一刀就斃了命這王小玉也醉了不省人事眾人把來殺  
了眾人說好到好了怎麼我們得出去蕭韶說不要慌約定的  
就把天燈點起來批在燈竿上不移時周經歷領着十來名火  
夫平日收留的好漢敲開門一齊傷入衙裡來蕭韶對周經歷  
說賽兒董天然王小玉都殺了這衙裡人都是被害的望老爺

做主周經歷道不須說衙裡的金銀財寶各人盡力拿了些  
餘所積的財物都封鎖了八官周經歷又把三個人頭割下來  
領着蕭韶一起開了府門放個銃只見兵快應捕共有七八十  
人齊來見周經歷說小人們是縣衙兩處差來兵快策應拏賊  
盜的周經歷說強盜多拿了殺的人頭在這裡都跟我來到衙  
東門城邊放三個砲開得城門許知縣戴指揮各領五百人馬  
殺入城來周經歷說不關百姓事賽兒殺了還有餘黨不曾勦  
滅各人分撥去殺且說王憲方大聽得砲响都起來不知道為  
着甚麼正沒做道理處周經歷領的人馬早已殺入方大家裡  
來方大正要問備細時被側邊一鎗拗倒就割了頭戴指揮拿  
得馬効良戴德如陣上許知縣殺死康昭王憲一十四人沈印

時兩月前害疫病死了不曾殺得又恐軍中有變急極傳令只  
設有職事的小卒良民一舉不究多屬周經歷招撫許知縣對  
眾人說這里與萊陽縣只隔四五十里他那縣裡未便知得兵  
實神速我與戴大人連夜進襲了那縣留周大人守着這府二  
人就領五千入馬殺奔萊陽縣來假說道府裡調來的軍去取  
傍縣的城上逕放入縣裡來鄭貫正坐在堂上被許知縣領了  
吳齊搶入去將鄭貫殺了張天祿祝洪等慌了都來投降把一  
子人犯解到府裡監禁聽候發落安了民許知縣仍回到府裡  
同周經歷蕭韶一班解賽兒等首級來見傅總兵楊巡撫把賽  
兒事說一遍傅總兵說足見各官神策稱譽不已就起奏捷本  
一邊打點回京朝廷陞周經歷做知州戴指揮陞都指揮蕭韶  
陳鸚兒各授個巡檢許知縣陞兵備副使各隨官職大小賞  
金花銀子表札王嬌蓮蕭情情等俱着擇良人為聘其餘的在  
賽兒破敗之後投降的不准投首另行問罪此可為妖術殺身  
之監有詩為証

四海縱橫殺氣冲

吹簫一夕妖氛尽

石端女寇犯山東

月鉞花殘送落風



蕭光換胡子宣淫

顧報施尉師入定

詞云

丈夫隻手把吳鉤、欲斬萬人頭、如何鉄石打成心性、却爲  
花柔、君看項籍并劉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  
氏、豪傑都休、

這首詞是昔賢所作說着人生世上色字最爲要緊隨你英雄  
豪傑殺人不眨眼的鉄漢子見了油頭粉面一個袋血的皮囊  
就弄軟了三分假如楚霸王漢高祖分爭天下何等英雄一個  
臨死不忘虞姬一個酒後不忍戚夫人仍舊做出許多纏綿景



狀出來何況以下之人風流少年有情有趣的牽着個色字怎能不蕩了三魂走了七魄却是這一件事開着陰德極重那不肯淫人妻女保全人家節操的人陰受厚報有發了高魁的有享了大福的有生了貴子的往往見于史傳自不消說至于貪淫縱欲使心用腹污穢人家女眷沒有一個不減筭奪祿或是妻女見報陰中再不饒過且如宋淳熙末年間舒州有個秀才劉堯舉表字唐卿隨着父親在平江做官是年正當秋薦就依隨任之便雇了一隻船往秀州赴試開了船唐卿舉目向稍頭一看見了那持檝的喫了一驚元來是十六七歲一個美貌女子鬢髮蟬眉眼含嬌雅是荆布淡妝種上綽約之態殊異尋常女子當稍而立儼然如海棠一枝斜映水面唐卿觀之不足

看之有餘不覺心動在舟中密上體察光景曉得是船家之女稱嘆道從來說老蚌出明珠果有此事欲待調他一二句話礙着他的父親同在稍頭行船恐怕識破妝做老成不敢把眼正覷稍上却時時偷看他一眼越看越媚情不能禁心生一計只說舟重行遲趕路不上要船家上去幫扯繹元來這隻船上老兒爲船主一子一女相幫是日兒子三官保先在岸上扯繹唐卿定要強他老兒上去了止是女兒在那里當稍唐卿一人在艙中像意好做光了未免先尋些閑話試問他上十句裡邊也回答着一兩句韻致動人唐卿趨着他說話就把眼色丟他上

有時含羞斂遇有時正顏拒却及至唐卿看了別處不來兜搭了却又說句把冷話背地裡忍笑偷眼斜盼着唐卿正是明中

一梳暗撩人一發叫人當不得要神魂飛蕩了唐卿思量要老  
犬撩撥他一撩撥開了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個胡  
桃繫着縮上一個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女子本等看見了故  
意假做不知呆羞臉只白當撞唐卿恐怕女子真個不覺被人  
看見頻上把眼送意把手指着要他收取女子只是大刺刺的  
在那裏竟像個不會意的看看船家收了捧將要下船唐卿一  
發着急了指手畫脚見他只是不動沒做是處倒懊悔無及恨  
不得伸出一隻長手仍舊取了過來船家下得船來唐卿面掙  
得通紅冷汗直淋好生置身無地只見那女兒不慌不忙輕上  
把脚伸去帕子邊將鞋尖勾將過來遮在裙底下了慢上低身  
翻去拾在袖中腆着臉对着水外只是笑唐卿被他急壞却又

見他正到利害頭上如此做作遮掩過了心裡私下感他越

得風情着人自此兩下多有着了明日復作舊趕着船家上去

兩人扯絆唐卿使老羞面皮謝女子言道昨日感卿包容不然

小生面目難施了女子笑道膽大的人元來恁地虛快麼唐卿

道卿家如此國色如此慧巧宜配佳偶方爲斯稱今文鸞彩鳳

誤墮鷄栖中豈不可惜女子道君言差矣紅顏薄命自古如此

豈獨妾一人此皆分定之事敢生嗔怨唐卿一發伏其賢達自

此語話投機一在艙中一在稍上相隔不多幾尺路眉來眼去

兩情甚濃却是船家雖在岸上回轉頭來就看得船上見的只

好話說往來做不得一些手脚乾熱罷了到了秀州唐卿更不

尋店家就在船上作寓人試特唐卿心裡放這女子不下題目

到手一揮而就出院甚早急奔至船上只見船家父子兩人趕着艙裡無人身子閒着叫女兒看好了船進城買貨物去了唐卿見女子獨在船中喜從天降急急跳下船來問女子道你父親兄弟那里去了女子道進城去了唐卿道有煩娘子移船到靜處一詎何如說罷便去解纜女子會意卽忙當櫓把船移在一個無人往來的所在唐卿使跳在稍上來樓着女子道我方壯年未曾娶親倘蒙不棄當與子締百年之好女子推遜道陋質貧姿得配君子固所願也但枯藤野蔓豈敢仰托喬松君子自是青雲之器他日寧肯復顧微賤妾不敢承請自尊重唐卿見他說出正經話來一筭憐愛慾心如火恐怕強他不得發起惡來拍着女子背道怎麼說那較量的話我兩日來被你學得

我神魂飛越不能自禁恨沒個機會得與你相近一快私情日天與其便祇吾兩人在此正好恣意歡樂遂平生之願尔却如此堅拒再沒有個想頭了男子漢不得如願要那性命何用你昨者爲我隱藏羅帕感恩非淺今旣無緣我當一死以報說罷望着河裡便跳女子急牽住他衣裾道不要慌且再商量唐卿轉身來抱住道這商量甚麼抱至艙裡來同就枕席樂事出于望外真個如獲珍寶事畢女子起身來自掠了亂髮就與唐卿整了衣說道辱君俯愛冒耻仰承雖然一霎之情義堅金石他日勿使剝盡殘葩空隨流水唐卿道承子雅愛敢負心盟日今揭曉在卽倘得寸進必當以禮娶子貯於金屋兩人相思萬愛欢笑了一回又子道恐怕父親城裡出來原移船到舊處住

了唐卿假意上岸等船家歸了方聽下船竟無人知覺此事誰想

室虧心

禍且如雲

唐卿父親在平江任上懸望兒子赴試消息忽一日晚間得一夢夢見兩個穿黃衣的人手持一張紙突然來報道天門放榜郎君已得首荐傍边走過一人急掣了這張紙去道劉堯舉近日作了欺心事已壓了一抖了父親喫一驚竟來乃是一夢思臆來得古怪不知兒子做甚麼事想了此言未必成名了果然秀州揭曉唐卿不得與薦元來場中考官道是唐卿文卷好要把他做頭名有一個考官另看中了一卷要把唐卿做第二那考官不肯道若要做第二寧可不中留在下科不怕不是頭

名不可中壞了他忍着氣把他黜落了曹卿在船等候只見紛紛嚷亂各自分頭去報喜唐卿船裡靜悄悄鬼也沒個走將來曉得沒帳只是嘆氣連那稍上女子也道是失望了暗暗淚下唐卿只得看無人處把好言安慰他就用他的船轉了到家見過父母父親把夢裡話來問他道我夢如此早知你不得中只是你曾做了甚欺心事來唐卿口裡賴道並不曾做甚事却是老大心驚道難道有這樣話似信不信及到後邊得知場裡這番光景纔曉得本該得薦却為陰德上損了遲了功名心裡有些懊悔却還念那女子不置到第二科唐卿果然領了首薦因念女子舊約遍令尋訪竟無下落不知流泛在那里去了後來唐卿雖得及第終身以此為恨看官你看劉唐卿只為此一着

之錯罰他蹉跎了一科後邊又不得團圓蓋因不是他姻緣所以陰陽越重了奉勸世上的人切不可輕舉妄動淫亂人家婦女古人說得好

我不淫人妻女

妻女定不淫人

我若淫人妻女

妻女也要淫人

而今聽小子說一個淫人妻女淫人轉輾果報的話元朝西州原上里有個大家子姓鍊名鎔先祖爲繡衣御史娶妻狄氏姿容美艷名冠一城那漢西風俗女子好游貴宅大戶爭把美色相誇一家娶得個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每每花朝月夕士女這箇別人積衆挨肩擦背目挑心招恬然不以爲意臨晚歸家途間

品題某家第一某家第二說着好的喧譁謔浪彼此稱羨也不管他丈夫聽得不聽得就是丈夫聽得了也道是別人贊他妻美心中暗自得意便有兩句取笑了他總是不在心上的到了大元至正年間此風益甚鍊生既娶了美妻也不得領了他各處去搖擺每到之處見了的無不嘖嘖稱賞那英鍊生相識的謂笑他誇美他自不必說只是那些不曾識面的一見了狄氏問知是鍊生妻子便來極相知把言語來撩揶酒食來攬哄道他是**有緣之人有福之人**大家來奉承他所以鍊生出門不消帶得本錢在身邊自有這一班人扳他去喫酒喫肉常得滿飽而歸滿城內外人沒一個不認得他沒一個不懷一點不良之心打點勾搭他妻子只是鍊生是人大戶人家又且做人有些

性氣剛狠沒個因緣不敢輕惹得他只好乾嚙唾沫眼裡口裡討些便宜罷了古人兩句說得好

謾藏誨盜

治容誨淫

狄氏如此美艷當此風俗怎容得他清清白白過世自然生出事體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其時同里有個人姓胡名緩有妻門氏也生得十分嬌麗雖比狄氏略差些兒也算得是上等姿色若沒有狄氏在面前無人再賽得過了這個胡緩亦是個風月浪蕩的人雖有了這樣好美色還道是讓狄氏這一分好生心裡不甘伏誰知鏡生見了門氏也羨慕他思量一網打盡兩美俱備方稱心願因而兩人各有欺心彼此交厚共相結納意思便把妻子大家兌用一用也是情愿的鏡生性直胡生性狡

鏡生在胡生面前時常露出要勾上他妻子的意思胡生心計就計把說話曲意倒在鏡生懷裡再無推拒鏡生道是胡生好說話畢竟可以圖謀不知胡生正要乘此機會營勾狄氏却不漏一些破綻出來鏡生對狄氏道外人都道你是第一美色鏡我所見胡生之妻也不下於你怎生得設個法見到一到手人生一世兩美俱為我得死也甘心狄氏道你與胡生恁地相好把話實對他說不得鏡生道我也曾微露其意他也不以為怪却是怎好直說得出必是你替我做個擗頭纔弄得成只怕你要喫醋慙酸狄氏道我從來沒有妒心的可以幫襯虎無不幫襯却有一件女人的買賣各自門各自戶如何能到惹得他除非你與胡生內外通家出妻見子彼此無忌時常引得他到

我家裡來方好戲個機會弄你上手錢生道貧妻之言甚是有理從此愈加結識胡生時時引他到家裡喫酒連他妻子請過來叫狄氏陪着外邊廣接客姬狎客調笑戲謔一來要奉承胡生喜歡二來要引動門氏情性但是宴樂時節狄氏引了門氏在裡面簾內窺着看見外邊淫昵褻狎之事無所不爲隨你石人也要動火兩生心裡各懷着一點不良之心多各賣弄波俏打點打動女佳人誰知裡邊看的女人老動火了一個你道是誰元來門氏雖然同在那里窺看到底是做客的人帶些拘束不像狄氏自家屋裡恣性瞧看惹起春心那胡生比錢生不但容貌勝他只見風流身分溫柔性格在行氣質遠過錢生狄氏反看上了時時在簾內露面調情越加用意支持酒饋毫無倦色錢生道是有妻內助心裡快活那里曉得就中之意錢生酒後對胡生道你我各得美妻又且兩人相好至極可謂難得胡生謙遜道拙妻陋質怎能比得尊嫂生得十全錢生道虎小爺看來不相上下的了只是一件你我各守着自己的亦無別味我們做個癡典不着彼此更換一用交收其美心下何如此一句話正中胡生深機假意答道拙妻陋質雖蒙獎賞小爺白揣怎敢有犯尊嫂這個於理不當錢生笑道我們醉後謔浪至此可謂忘形之極彼此大笑而散映生進來若醉看了狄氏擡他下頰道我意欲把你與胡家的兒用一兒用何如狄氏假意罵道痴鳥龜你是好人家兒又要偷別人的老婆到捨着自己妻子身體虧你不羞說得出來錢生道摠是通家相好的彼此

便宜何防狄氏道我在裡頭幫襯你奏趣返要我做此事我却  
不肯鍊生道我也是取笑的說話難道我真個捨得你不成我  
只要勾着他罷了狄氏道此事性急不得你只要攛哄得胡生  
快活他未必不像你一般見識捨得妻子也不見得鍊生樓着  
狄氏道我那貧惠的娘說得有理一同狄氏進房睡了不題却  
說狄氏雖有了胡生的心只爲鍊生性子不好想道他因一時  
間思量勾搭門氏高興中有此癡語萬一做下了事被他知道  
了後邊有些嫌忌起來礙手礙脚到底不妙何如只是用些計  
較瞞着他做安安穩穩快樂不得心中算已定了一日胡生又  
到鍊生家飲酒此日只他兩人並無外客狄氏在簾內往往來  
來示意胡生胡生心照了留量不計分喫酒却把大醜勸鍊生  
喫他道小弟一向蒙兄長之愛過于骨肉兄長俯念此妻拙妻  
也仰慕兄長小弟乘間下說詞說他已有幾分肯了只要兄長  
看顧小弟不消說先要兄長做百來個妓者東道請了我方與  
兄長圖成此事鍊生道得兄長肯賜周全一千個東道也做鍊  
生見說得快活放開了量太碗價喫胡生只把肉麻話哄他喫  
酒不多時爛醉了胡生只做扶他的名頭抱着鍊生進簾內來  
狄氏正在簾內他一向不避忌的就來接手攙扶鍊生已白一  
些不知胡生把嘴唇向狄氏臉上做要親的模樣狄氏就把脚  
尖兒勾他的脚声喚使艷雪卿雲兩人來扶了家主進去剛  
刺得胡生狄氏在簾內胡生便抱住不放狄氏也轉身來回抱  
胡生就求歡道渴慕極矣今日得諧天上之集三生之緣也狄



氏道妾久有意不必多言褪下褲來就在堂中椅上坐了跨起雙脚任胡生雲雨起來可笑鍊生心貪胡妻反被胡生先淫了妻子正是

捨却家常慕友妻 誰知背地已偷期  
賣了餽飽買麵喫 恁樣心腸癡不癡

胡生風流在行放出手段儘意舞弄狄氏歡喜無盡叮囑胡生不可洩漏胡生道多謝尊嫂不棄小生賜與歡會却是鐵兄詐我多時就知道了也不妨礙狄氏道拙夫因貪資備故有此話雖是好色心重却是性剛心直不可惹他只好用計賺他私圖快活方爲長便胡生道如何用計狄氏道他是個酒色行中人你訪得有甚名妓牽他去喫酒鬪宿等他不歸來我與你就好

通宵取樂了胡生道這見識極有理他方纔欲營勾我妻許我妓館中一百個東道我就借此機會瘋哄一兩個好妓者絆住了他不拍他不留戀只是怎得許多纏頭之費供給他狄氏道這個多在我身上胡生道若得尊嫂如此留心小生揀儘着性命陪尊嫂快樂兩個計議定了各自散去元來胡家貧鍊家富所以鍊生把酒食結識胡生胡生一面奉承怎知反着其手鍊生家道雖富因爲花酒面上費得多把膏腴的產業逐漸費掉了又遇狄氏搭上了胡生終日瘋搨他去出外取樂狄氏自與胡生治酒歡會珍饈備具日費不貲狄氏喜歡過甚毫不吝惜只乘着鍊生急迫就與胡生內外搗哄他把產業賤賣了狄氏又把價錢藏起些私下奉養胡生胡生訪得有名妓就引着鍊

生去入馬置酒留連日夜不歸狄氏又將平日所藏之物時時寄些與丈夫爲酒食犒賞之助只要他不歸來便與胡生暢情作樂鍊生道是妻賢不妬越加放肆自謂得意有兩日歸來狄氏見了千歡萬喜毫無嗔妬之意鍊生感激不勝夢裡也道妻子是個好人有一日正安排了酒果要與胡生享用恰遇鍊生歸來見了說道爲何置酒狄氏道曉得你今日歸來見怕寂寞故設此等待已着人去邀胡生來陪你了鍊生道知我心者我妻也須與胡生果來鍊生又與盡歡商量的只是衙門中的話有時醉了又挑着門氏的話胡生道你如今有此等名姬相交何必還顧此糟糠之質果然不嫌醜陋到底設法上你手罷了鍊生感謝不盡却是口裡雖如此說終日被胡生哄到妓家

兩邊不醒弄得他眼花撩亂也那有閑日子去與門氏做綽趣

工夫胡生與狄氏却打得火一般熱一夜也閑不得得有鍊生在家須不方便胡生又有一個喫酒易醉的方私下傳授了狄氏做下了酒不上十來杯便沉醉軟攤只思睡去自有了此方鍊生就是在家或與狄氏或與胡生吃不多幾杯已自頽然上傍胡生就出來與狄氏換了酒終夕笑話淫戲鍊生竟是不合得有回把歸來時撞着胡生狄氏正在歡飲胡生須怕地避避酒杯盤狼藉收拾不迭鍊生問起狄氏只說是某親眷來留着喫飯怕你來強酒吃不過逃去了鍊生便就不問只因前日狄氏說了不肯交兌的話信以爲實道是個心性貞潔的人那胡生又狎暱奉承惟恐不及終日陪鬪妓陪喫酒的一聚那里疑心

看况且兩個有心人算一個無心人使婢又做了脚便有些小形跡也都遮飾過了到底外認胡生爲良朋內認狄氏爲賢妻迷而不悟街坊上人知道此事的漸也多了編着一隻吞暗話山坡羊來嘲他道

那風月場那一個不愛只是自有了嬌妻也落得個自在又何須終日去亂走胡行反把個貼肉的人兒送別人還債你要把別家的一手擎來誰知在家的把你雙手托開果然是雞狄的到先糴了你曾見他那門兒安在割貓兒尾棒着貓飯來也落得與人用了些不疼的家財垂垂這樣貧花只算得折本消災乖七這場交易不做得公道生涯

却說鏡生終日耽于酒色如醉如夢過了日子不覺身子消瘦病來起床不得眼臥在家胡生自覺有些不便不敢往來狄氏通知他道丈夫是不起床的亦且使婢們做眼的多只管放心來走自不妨事胡生得了這個消息竟自別無顧忌出入自擯慣了脚步不覺忘懷了錯在床面前走過鏡生忽然看見了怪問起來道胡生如何在裡頭走出來狄氏與兩個使婢同声道自不會見人走過那里甚麼胡生鏡生道適纔所見分明是胡生你們又說沒甚人走過难道病眼模糊見了鬼了狄氏道非是見鬼你心裡終日想其妻子想得極了故精神恍惚開眼見他是個眼花次日胡生知道了這話說道雖然一時扯謊謊了他他後邊病好了必然靜想得着豈不疑心他既認是鬼我有道理真個把鬼來與他看看等他信實是眼花了以免日後之

疑狄氏笑道又來調喉那裡得有個鬼胡生道我今夜乘暗躲  
在你家後房落得與你歡樂明日我教做一個鬼走了出去知  
不是一舉兩得果然是夜狄氏安頓胡生在別房却叫兩個使  
婢在牀前相伴家主自推不耐煩伏侍圖在別牀安寢撇了鍊  
生徑與胡生睡了一晚明日打聽得鍊生睡起朦朧胡生把些  
醜塗了面孔將鬚髮染紅了用綿裹了兩隻脚要走得無聲故  
意在鍊生面前直衝而出鍊生病虛的人一見大驚喊道有鬼  
有鬼忙把被遮了頭只是顫狄氏急忙來問道爲何大驚小怪  
鍊生哭道我說昨日是鬼今日果然見鬼了此病凶多吉少急  
得請個師巫替我禳解則個自此一驚病勢漸重狄氏也有些  
過意不去只得去訪求法師其時離原上百里有一個了却福

江號虛谷戒行爲諸山首冠鍊生以禮請至建懺悔法壇以禪  
佛力保佑是日臥師入定過時不起至黃昏始醒問鍊生道你  
上代有個繡衣公麼鍊生道就是吾家公公臥師又問道你朋  
友中有個胡生麼鍊生道是吾好友狄氏見說着胡生有些心  
病也來側耳听着臥師道適間所見甚奇鍊生道有何奇處臥  
師道貧僧初行見本宅土地恰遇宅上先祖繡衣公在那里訴  
冤道其孫爲胡生所害土地辭是我微理不得這事教繡衣公  
道今日南北二斗降玉筭峰下可往訴之必當待理繡衣公竟  
邀貧僧同往到得那裡果然見兩個考人一個着緋一個着綠  
對坐下棋繡衣公叩頭仰訴老人不應繡衣公訴之不止棋罷  
方開言道福善禍淫天自有常理爾是儒家乃昧自取之理爲

無益之求爾孫不肖有死之理但爾爲名儒不宜絕嗣爾孫可  
以不死胡生宜淫敗度妄誘爾孫不受報于人間必受罪于  
世爾且且胡生自有主者不必仇他也不必訴我說罷顧貧僧  
道爾亦有緣得見吾輩爾既見此事爾須與世人說知也使知  
禍福不爽言訖而去貧僧定中所見如此今果有獺衣公與胡  
生豈不奇哉狄氏聽見大驚沒做理會也鑊生也只道胡生誘  
他鬪蕩故公公訴他也還不知狄氏有這些緣故但見說可以  
不死是有命的把心放寬了病體減動好些反是狄氏替胡生  
耽受害出心病來不多幾時鑊生全愈胡生腰痛起來旬日之  
內癩毒大發医者道是酒色過度水竭無救鑊生日日直進臥  
內問病一向通家也不避忌的在他床邊伏侍遮上掩上見鑊  
生日常周濟他家的心中帶些感激漸上交通說話肩來眼去  
鑊生出于久慕得此机会老大撩撓調得情熟背了胡生眼後  
兩人已自搭上了鑊生從來心願賠了妻子不多時至此方纔  
勾帳正是

一報還一報

皇天不可欺

向來打交易

正本在斯時

門氏與鑊生成了此事也似狄氏與胡生起初一般的如膠似  
漆曉得胡生命在旦夕到底沒有好的日子了兩人恩山義海  
要做到頭夫妻鑊生對門氏道我妻甚矣前日尚誑我接你來  
幫襯我成好事而今若得娶你同去相處是絕妙的了門氏冷  
笑了一声道如此肯幫襯人所以自家也會幫襯鑊生道他如

何自家幫襯門氏道他與我丈夫往來已久晚間時常不在家  
家裡睡但看你出外就到你家去了你难道一些不知鍊生方  
逸如夢初覺如醉方醒曉得胡生騙着他所以卧師入定先和  
有此訴今日得門氏上丟也是果報對門氏道我前日眼裡親  
看見却被他們把鬼話遮掩了今日若非娘子說出到底被他  
兩人瞞過門氏道切不可到你家說破怕你家的恠我鍊生道  
我既有了你可以釋恨況且你丈夫將危了我還家去張揚做  
甚麼悄上別了門氏回家裡來且自隱忍不言不兩日胡生死  
了鍊生弔罷灶家狄氏念着旧情心中哀痛不覺掉下淚來鍊  
生此時有心看人的了有甚麼看不出冷笑道此淚從何而來  
狄氏一時无言鍊生道我已只知不必瞞了狄氏紫漲了面皮

強口道是你相好往來的死了不覺感嘆下淚有甚麼知不知  
瞞不瞞鍊生道不必口強我在外面宿時他何曾在自家家裡  
宿你何曾獨自宿了我前日病時親眼看見的又是何人還是  
你相好往來的死了故此感嘆墮淚狄氏氣說着真話不收分  
辨默上不樂又且想念胡左闔眼就見他平日模樣慙上成病  
飲食不進而死死後半年鍊生央媒把門氏娶了過來做了續  
絃鍊生與門氏甚是相得心中想着卧師所言禍福之報好生  
警悟對門氏道我只因見你姿色起了邪心却被胡生弄淫媾  
了妻子這是我的花報胡生與吾妻子背了我淫媾今日却  
時俱死你歸于我這却是他們的花報此可爲妄想邪淫之戒  
先前卧師入定轉來已說破了我如今悔心已起家業雖破還

好收拾支撐我與你安分守已過日罷了鍊生就禮拜臥師爲  
師父受了五戒戒了邪淫也再不放門氏出去游蕩了漢河之  
間傳將此事出去曉得果報不虛卧師又到處把定中所見勸  
人變了好些風俗有詩爲証

江漢之俗

其女好游

自非文化

誰不可求

觀色相悅

彼此營勾

寧知捷足

反古光頭

誘人蕩敗

自己編繆

一朝身去

田上人收

眼前還報

不爽一籌

奉勸世人

莫愛風流







